

68-7
段家鋒著

第二國際史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段家鋒 著

第二國際史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

第二國際史 一冊

基本定價五元正

著者 段 家 鋒

發行人 朱 建 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及
發行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校對人：陳淑英 劉斐娟

鄭序

工業革命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在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所謂「第三波」的時代，還受人注意，由於有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的政權。

這政權是違反馬克思主義而建立的，與烏托邦社會主義絕對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是：

只在資本主義生產力與它的生產關係有不能調和矛盾時，才發生社會革命並建立社會主義政權。我們知道爲着這原則，馬克思與巴枯寧在第一國際有不兩立的歧見。又根據這原則，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發展，產生柏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和支配第二國際。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需要原料、市場和殖民地，轉變爲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它的社會民主黨或勞動黨爲改良主義所迷，並產生「勞工貴族」；而經濟落後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爲求民族的獨立而反帝，它的勞動階級爲解決窮困而醉心於階級鬥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大地主與農工的矛盾更大。列寧們爲解消那些矛盾，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在經濟落後的沙俄發動十月革命並建立新政權。爲保有這政權，他實行名爲「無產階級專政」，實是俄共專政；同時爲對抗帝國主義的干涉，創立第三國際。它標榜反帝、殖民地獨

立和協助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

列寧於布黨政權穩定後逝世，繼之為強烈的黨爭和史達林利用那黨爭而充當獨裁者。在經濟方面他實行「五年計畫」，也就是以共產黨專政發展沙俄未發展的資本主義。此例經濟的發展，獨裁的史達林不是使蘇聯過渡到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而是建立布楠(JAMES BURNHAM)的經理人才統治，或吉拉斯(M. JELIAS)所說的「新階級」政權。比例上這政權的鞏固和強大，史達林變為新沙皇，同時他又把第三國際變為蘇聯第五縱隊。

恰似第一次世界大戰促使第二國際的死亡，那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將逃往東部的史達林解散第三國際。感謝羅斯福的錯誤政策，使新沙皇不僅反敗為勝，而且擴張鐵幕於東歐、中國大陸和北韓。又在那有利形勢下，他創立「共產情報局」。這一新國際組織，因南斯拉夫共黨首領鐵托反抗史達林大帝而迅速瓦解。在上述四個與馬克思主義有關係的國際組織（實際上，第三國際該稱為列寧史達林主義的國際，共產情報局應稱為史達林主義的國際）中，內容（就理論而言）最豐富的是第二國際。反共者由第二國際的理論，易於明白第三國際和共產情報局的真面目，和今日共產黨的策略。

筆者於「第三國際史」脫稿後，曾想寫其他三個國際史，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而不能實現。因此，懷着大興趣讀了本書的原稿。它的「哥達綱領批判」和「愛爾弗特綱領」等介紹，對研究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人，有很大的幫助。

早自同盟會成立時，中國革命家已了解馬克思主義。朱執信譯未被恩格斯修改的「共產黨宣言」原本；戴季陶是中共創黨發動者之一；胡漢民曾論述唯物史觀與倫理的關係；孫中山先生曾訪問第二國際並有

加入之意。可惜到了二十年代末因反共而禁止馬克思等著作，使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和第一、第二國際的瞭解，比較地落後。本書的出版，因此有很大的作用。

鄭學稼 七五、四、二二寓於臺北

鄭
序

自序

民國六十六年底，鄭學稼教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那套百餘萬字的鉅著：「第三國際史」。那是他一生第三次筆耕有關第三國際史的一本書，目的在使國人對於這個「世界共產黨總司令部」，有較詳盡的瞭解。完稿後他在序言裡很感慨的說：「如果在四十年代有這著作，跟毛澤東走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會迷信史達林是一位社會主義革命者。」在他鼓勵指導下，筆者開始研究撰寫「第二國際史」。

「第二國際史」，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那二十五年間，社會主義者在歐洲活動開會和理論爭執的情形。學者們稱那二十五年是馬克思主義的「金色年代」，因為在這二十多年的「百家爭鳴」裡，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從繁複龐雜的抽象理論，理成盡人皆知的普通常識。不論贊成或反對，對於共產主義這個「怪影」的傳播宏揚，都有莫大幫助。所以儘管「第二國際」不是一個可以對全世界發號施令的實體組織，但通過它我們可以更清楚的揭開馬克思「第一國際」的神秘面紗，窺探列寧「第三國際」的天路歷程。

「第二國際」時代所以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金色年代」，因為有自認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對它作精要的複述，有英國「費邊社」對它作無言的奚落，有德國「修正主義」對它作雄滔滔的詰難，更有列寧

「死硬派」對它作辯證的迴護。「百花齊放」的情形，雖然使人眼花撩亂，却可以平心靜氣衡量馬克思識見的「時代水平」，評估上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爲馬克思主義狂熱獻身的「人生價值」。

一九〇五年五月，國父孫中山先生曾去布魯塞爾「國際社會局」，會晤國際主席樊迪文。談話的內容是宣揚推翻滿清，恢復中華，平均地權，避免歐洲資本主義禍害的三民主義要義。他對於當時歐洲社會主義有極深刻的認識，從來沒有附和過他們的主張。當時歐洲各社會主義學派也各有自己的看法，沒有一派是無條件盲從馬克思主義的。

用一年多的時間，利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豐富資料，寫完了「第二國際史」。心中最難過而不解的一點是，上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們對所謂馬克思主義，信仰得太乖順，太容易，容易到幾乎「不求甚解」。這是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甚而東方日本都絕對沒有的現象，不幸竟發生在中國，發生的又那麼執着！

更糟的是，第三國際於一九一九年成立後，沒有一個國家的共產黨同意接受「二十一條」的束縛，只有中共甘心無條件充當赤色國際的螟蛉子。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逃命途中，毛澤東還不忘記派陳雲經過千山萬水，去莫斯科向國際報告「改組」經過。馴服態度，可見一斑。

這多少年來，中共也有「共產國際運動史」一類的編寫，大量抄錄「馬恩列」語錄，依列寧文獻咒罵「第二國際」外，以論代史口吻，令人不忍卒讀。筆者不禁要問：中國知識分子，什麼時候才能不再這麼「崇洋媚外」？

筆者所以決心寫這部書，因爲一則是恩師鄭學稼教授的鼓勵期許，再則我們是反共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却最缺少共產國際歷史方面的專著。三則史實就是史實，不忍聽憑中共學者們抄襲一家之言，把「第二國

際」指斥成一無是處的「無產階級叛徒」大本營。用情緒話的評論，代替冷靜公允的敘述，究竟不是治史之道。由於國內資料較少，久久無法完稿，所以於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底，毅然辭去一切公職，來美國作一年多的個人自費研究，算是對國家一點回饋。幸好能食住小兒曉暉家，生活不虞匱乏，得以安心寫作。

感謝胡佛研究所所長堪柏爾博士（W. Glenn Campbell）、東亞圖書館館長馬若孟博士（Ramon H. Myers），和此地許多小姐先生們的協助，使筆者在十三個月中，依預定進度，順利完成。內子馮靜容女士的照料繕寫，幫助尤多。

中共一九八四年版「共產主義國際運動史」序言裡說，他們「只有」五千多位專職人員研究共產國際史，慨嘆「人手不夠」！筆者不揣譾陋，獨力完成此一著作，自忖已竭盡所能，做到信實公正。但才疏學淺，錯失必多。任何批評指正，均所衷誠企盼。如能因此書而激起點國人關心研究共產國際問題的漣漪，便是最大收穫。

書內某些篇曾在國立政治大學學報、復興崗學報、中華雜誌、共黨問題研究等期刊發表，現在復承商務印書館惠允出版，一併致謝。

段家鋒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一月於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目錄

鄭序	一
自序	一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何以要研究第二國際	一
第二節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歐洲社會主義大勢	五
第三節 第一國際餘波盪漾	九
第四節 第二國際、奧馬學派與歐共主義歷史淵源	一五
第二章 第二國際的建立：巴黎大會（一八八九）	二八
第一節 建立的背景	二八
第二節 建立的經過	三五
第三節 大會的內容	三九
第四節 大會的影響	四七

第三章 被迫公布的秘件：哥達綱領批判·····	五四
第一節 「反社會黨人法」廢除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	五四
第二節 哥達綱領批判被迫公布經過·····	五三
第三節 哥達綱領批判主要內容·····	六三
第四節 哥達綱領批判評價·····	六七
第五節 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揭開密藏之秘·····	七二
第四章 愛爾弗特綱領的初生與夭折·····	七八
第一節 李卜克內西愛爾弗特綱領的生與死·····	八八
第二節 恩格斯的憤怒·····	九三
第三節 恩格斯的愛爾弗特綱領批判·····	九六
第四節 恩格斯批判與德國黨擬訂初稿的比較·····	一〇三
第五章 考茨基的愛爾弗特綱領·····	一一〇
第一節 德國社會民主黨採用新綱領的經過·····	一一〇
第二節 考茨基案的內容（附綱領全文）·····	一一五
第三節 愛爾弗特綱領與議會政治·····	一二七
第四節 對歐洲各社會黨的影響·····	一三一
第六章 費邊社會主義——修正主義的前驅·····	一四〇

第一節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英國社會主義思想	一四〇
第二節	費邊社的興起	一四八
第三節	費邊社的主張和實行	一五六
第四節	費邊社的評估	一六三
第七章	九十年代初期兩會議	一七二
第一節	第二國際建立後各國社會主義活動情形	一七二
第二節	布魯塞爾大會（一八九一）	一七八
第三節	蘇黎世大會（一八九三）	一八三
第四節	法德農民問題	一八九
第八章	倫敦大會（一八九六）——修正主義萌芽	一九七
第一節	大會的召開	一九七
第二節	大會主要決議	一九九
第三節	德雷福冤獄案	二〇五
第四節	米勒蘭入閣案	二〇八
第九章	巴黎大會（一九〇〇）	二一七
第一節	柏恩斯坦修正主義的興起	二一七
第二節	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之爭	二二五

第三節	修正主義與兩大案——德雷福冤獄案與米勒蘭入閣案·····	二三二
第四節	修正主義之爭與國際社會主義局之成立·····	二三八
第十章	阿姆斯特丹大會（一九〇四）·····	二五一
第一節	日俄戰爭與社會主義者態度·····	二五一
第二節	俄國社會民主黨新角色·····	二五九
第三節	大會主要決議·····	二六五
第四節	大會前後的列寧·····	二七六
第十一章	斯圖加特大會（一九〇七）·····	二八三
第一節	劍拔弩張的殖民地爭奪·····	二八三
第二節	斯圖加特大會的民族主義精神·····	二九一
第三節	大會的主要標誌：反戰·····	二九八
第四節	普列漢諾夫、盧森堡與修正主義之爭·····	三〇六
第五節	列寧主義初長成·····	三一四
第十二章	哥本哈根大會與巴塞爾大會·····	三二四
第一節	巴爾幹半島風雲緊急·····	三二四
第二節	各國致大會報告書的分析·····	三三二
第三節	哥本哈根大會（一九一〇）·····	三四〇

第四節	巴塞爾大會（一九二一）	三四八
第十三章	第二國際的滅亡	三六一
第一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三六一
第二節	社會主義者對大戰態度	三六八
第三節	列寧與第二國際滅亡	三八一
第四節	第二國際評估	三九一
第五節	國父與社會主義及第二國際	四〇一
跋——尼邁爾論第二國際		四二〇
中英人名對照表		四五三
參考書目		四六七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何以要研究第二國際

中、英文研究第二國際的專著不多，中文第二國際專書，著述尤少。中共所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一九七八)、「第一、第二國際簡史」(一九七七)，以及「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史料」(一九六四)，政治色彩太濃，立場太偏。歪曲謾罵之外，完全是列寧語錄的抄襲翻版，令人失望生厭。英文方面以下列四書爲本書主要參考：

Braunthal, Julius,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Vol. I* (New York: Praeger, 1967)

Cole, G. D. H, *Socialist Though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74)

Joll, James,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 (New York: Praeger, 1956)

Kolakowski, Leszek,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Golden Age*, Translated from the Polish by P. S. Fall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以上四書，布朗則爾(Braunthal)的是第一、第二國際合著，按歐洲各國當時情形，分期分國敘述。柯爾(Cole)的最為詳盡，一九五六年首版問世，他曾說他最感困難的是給這部四十萬字的洋洋巨構起個什麼名字。他曾考慮用「社會民主與工團主義」(Social Democracy versus Syndicalism)，意義太狹窄，不能涵蓋書內所涉及的複雜層面。繼想名為「直接行動與國會立法的抗爭」(Direct Action as against Parliamentary Action)，也覺不合適。又想用「革命還是改良」(Revolution or Reform?)內容或較切合，界限難以分說。因為以他看，什麼人是「革命家」(revolutionists)?什麼人是「改良家」(reformists)?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根本無從區分。最後決定採用「第二國際」作為書名，才感滿意。①

卓爾(Joll)的書於一九五五、一九七四在倫敦兩版發行，甚受學界推崇。薄薄十餘萬字，言簡意賅，日本於一九七六年譯出。

克拉寇夫斯基(Kolakowski)的一套三卷書，分述第一、二、三國際。第一卷敘述馬克思主義的建立，涉及哲學源流、時代背景，及馬克思的思想發展，特重與其他社會主義者的抗爭。第三卷分析馬克思思想的破產，尤其史達林主義的形成與馬克思思想對蘇俄文化的影響。

克拉寇夫斯基認為，從一八八九到一九一四年的「第二國際」時期，是馬克思主義的「金色年代」(The Golden Age)，在這些年代裏，馬克思的教義才清楚的形成一定範圍，馬克思主義者學派才明顯的形成勢力。但這時期的馬克思思想，並沒有嚴格的法章給人以冷酷的規範，也沒有權威的理論自居於正統。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思想才得以宏揚。在這個時期，各國的社會主義者的理論和他們所提出實現的方法，並不完全依照馬克思說法，大同小異或者大異小同，很難一一區分。除英國外都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只

有德國雖然一方面有拉薩爾派(Lassaleanism)和馬克思派的鬥爭，一方面有「反社會黨人法」(Anti-Socialist Law)的餘威使馬克思派不敢肆無忌憚的活動，仍是一板一眼的根據馬克思學說，加以修正闡揚，逐漸成爲正統。

比較言之，當時的奧地利、俄羅斯、波蘭、意大利、西班牙、保加利亞，以及其他若干地區，都只瀰漫着同情勞工階級的社會主義者運動的各種理論，還談不到馬克思學說的系統介紹。法國蓋得(Guesde)領導的一派，自稱經過馬克思的親自指導，是次於德國而比其他各國較爲積極的正統馬克思派，英國的社會主義學者，受馬克思影響最少，他們所信服所闡揚實驗的，無寧是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和彌爾(John S. Mill 1806-1873)的思想學說。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起而鼓吹馬克思思想，把它推展向學術領域的幾位重要領袖人物，都不是受過正式教育的高級知識分子。例如德國的柏柏爾(August Bebel 1840-1913)、法國的蓋得(Jules Guesde 1845-1922)、奧國的維·阿德勒(Victor Adler 1852-1918)，和意大利的屠拉梯(Filippo Turati 1857-1932)。這些人也沒有野心把自己躋身於高級學術領域，但他們理論的造詣，他們對馬克思學說的推展、闡揚所發生的影響，後來的馬克思派學者，很難達到他們的水準。馬克思主義在這些人的推動下，在知識分子中發生衝力，這種衝力並不是宗教式的孤立派別，而是強有力的意識形態轉化爲廣泛的政治運動。他們沒有辦法制止反對者的意見，却自始就知道如何設法以政治生活護衛他們的思想理論。

於是馬克思主義者知識分子的陣營擴大了。保衛馬克思思想的學者，以不同立場予以不同程度的擁戴或批評。例如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盧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普列漢諾夫(Plie-